

黃述寧 著

黃澹翁醫



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

黃澹翁醫案小敘

黃澹翁醫案二卷。附方二卷。爲紹興裘吉生君藏書。郵傳至錫。屬爲勘定。以某才淺識薄。且無副本可校。僅爲訂正五十餘字。至文字語氣。一仍其舊。攷黃君自述。於時邪危疴。調理雜症。均得心應手。附方亦多徵驗。以之傳世。足以裨益醫林。發揚舊學。爰書數語。以誌景仰。

民國九年一月無錫周鎮小農別署伯華謹識

黃澹翁醫案卷一

黃述寧澹翁著

無錫周鎮小農別署伯華訂正
浙江杭州桂良博重校並句讀

句容楊慶侯。左寸關空更極矣。血已大虧。左尺亦弱。精元甚衰。右關甚弦。脾土受尅。難以生金。而肺氣致虛。據症頭後有蟹爪紋。胃脘痛極。年餘以來。每發食物即止。近將一月。審此乃血痕為祟。已成蟲矣。

延胡索

當歸尾

棟根

百部

川連

桃仁

紅花

使君子

生地

千年健

服前方二劑。痛減。解蟲二條。加鶴虱。痛大減。又解去蟲二三條。蟹爪紋退。丸用四物加川連。百部。白朮。白朮。管修五。右關尺弦急不倫。非龍雷之火而何。火之性善行而數變。動則升。靜則降。此一定之理也。今每於安臥時升。日間轉安。此潛伏水底之火。靜極而動。非納氣歸元。未必效也。方用濟生腎氣去牛。車。加麥。味。沉香。揚州吳申錫。先天本弱。又不謹守。夢洩神虛。腿酸腰痛。肢軟怔忡。丹田如降精之狀。每洩後則丹田疼痛。四肢頭項。搖動不寧。督脈常熱。先據來字病源。訂一清督養肝之方。

生地

丹皮

山藥

茯苓

澤瀉

白芍

巨勝子

杜仲

地骨皮

龜膠

青鹽為引

復來診脈。六脈栗弱如遊絲。訂丸方。

六味加

天冬

麥冬

人參

白朮

龜膠

鹿膠

右藥製成。以十分之一。入羚羊角末二錢。蜜丸。先服後。再接服九分。

揚州汪煥臣。間日不寐。怔忡耳鳴。糞後便血紫色。小便多秘不等。大便或澇或泄。飲食多少不等。上四部脈栗弱。

兩尺水火俱衰。脈訣云。粟而弱者。濕家裏急。乃寒濕凝於血分。徒服養神安心之品。何益哉。

秦朮

葶藶

蒼朮

厚朴

澤瀉

荊灰

赤苓

神麩

丹陽又周。右尺命門之火獨旺。上炎三焦。以致消渴。小便多。將一年矣。當急戒酒色調理。方無增病之患。方用黃連猪肚丸。

川連

陳皮

花粉

茯神

知母

麥冬

揚州孔內管。十六歲起。腹中有塊跳動。有孕則不動。今已四十歲。二十餘年不消。闊如三指。長將三寸。按之火熱不疼。在臍四圍。用稜迷聚寶丹。

秦與潘有成。陰癩卵核之症。硬筋寸許。小便莖中痛。頻頻解帶白濁。小腹脹隆。據脈腎肝兩部弦數。必因已前陽痿時。服熱藥過多。陽雖舉而有此病。後又服涼藥。以致筋縮。皆做成之病也。

木瓜

茅朮

荔枝

牛膝

當歸

白芍

萆薢

秦朮

甘草

黃柏

冬葵子

海金沙

梁塚場胡安明。咳嗽聲啞。寒熱往來。吐白沫。臍腹痛。小便赤。大便黃。去年十一月起。頗會不仁。本年八月來診。按脈右尺寸不足。關滑大。左三部稟數。據此乃脾胃有留滯之象。當先理之。

陳皮

枳殼

山查

炙草

赤芍

神麩

半夏麩

服此方三劑。腹中響。暢解大便一次。今右關好些。咳亦減。沫亦減。加澤瀉八分。右關滑大之象全退。所以腹痛除。白沫少。寒熱減。小便淡。咳仍舊。飯後脹。

赤苓

陳皮

神麩

穀芽

甘草

白芍

澤瀉

黃芩

木通

半夏麩

中秋前一日。右關又有弦數之象。鼻塞。上火。皮外熱汗。當微解之。

荆芥 防風 前胡 陳皮

甘草 桔梗 杏仁 半夏

服前藥二劑。週身有汗。諸症退些。痰咳未減。皮外微熱。

桔梗 杏仁 甘草 前胡 柴胡

陳皮 神麴 枳殼 半夏

弦象無矣。數尚有之。咳減臥安。但熱耳。顙會已仁。督脈熱不退。

丹皮 白芍 鱉甲 遠志

甘草 胡黃連 地骨皮 柴胡

症隨藥減。可喜。但督脈熱不除為慮。

加山藥 石斛 白朮 扁豆 人參

去柴胡 鱉甲 胡連 地骨皮

左手脈好。右關復數大。症見肚疼。寒熱仍有。大便澇。日一次。小便紅黃。脈大好些。症亦減。未全清。但體更弱。

照前方加 神麴 製首烏

按咳嗽生痰。乃因痰致咳嗽。痰去嗽止。病責在脾。內熱腰痛。不耐久坐。病責在腎。所以初診即用理脾藥。而腹痛減。

再服而止。今脾胃脈雖和。而腎脈尚不足之甚。擬晚用資生丸。早服大造丸。自有後效。

早服河車丸。加下藥。

茯苓 甘草 人參 山藥 牛膝 龜板膠

晚服資生丸。

胡亭直兄。目脹清涕。俱屬肝邪。而右關甚滑。則脾胃不清更重。至云目眩甚多。則脾熱可知矣。每至冬月。有頭風之狀。

二陳加

查炭

神麩

厚朴

麥芽

荊芥

防風

炒芥

枳殼

麥與李福周。餘脈俱好。惟腎脈獨大。乃火居水位。為反常之病。所以夢遺多年。近今不夢亦遺。則為精滑矣。

湯用八味減山萸加

麥冬

兔餅

兔餅

牡蠣

龍骨

丸用六味加

蓮鬚

芡實

兔餅

牡蠣

龍骨

徽州吳希魯。痺痛將十年矣。大筋短軟拘攣。難於伸屈。咳噎牽引俱痛。症乃風寒濕三氣雜至。相合而成。為時已久。不能解散。只可養血榮筋。徐徐調治。但此治法。見效紆緩。不能一時見功。脈肝肺動急。

秦朮

當歸

白芍

熟地

生地

甘草

木瓜

松節

胡麻

桑寄生

威靈仙

大合王元昭。六陰脈左關入更覺沉遲。右三部稍好。據症上年心事不遂。氣惱皆有。繼之患瘧。瘧雖止。而腹左成瘧母未消。怔忡。近症督脈常冷。牽及心胸四肢。非大溫補不效。

八味加千年健。服前藥諸症稍減。督脈知暖。仍怔忡作脹。

煎用八味加

麥冬

棗仁

五味

丸用

河車

杜仲

枸杞

麥冬

天冬

人參

遠志

棗仁

破故紙

千年健

兔餅

鹿角膠

天長縣盧觀揚。左寸右關滑數。要防泄瀉。問之已瀉三日矣。今當一陰復生之始。當助脾陰。以資萬物。

丸方 石斛 百部 苡仁 山藥 扁豆
 芡實 黃芪 甘草 兔餅 茯苓 白朮
 河車 阿膠 蓮子 玉竹膏

湖廣撫臺劉葑殿衡太太。

據病源。自從四十六歲上斷經。至四十九歲。因氣惱驚嚇。隔三五日便到。兩三日便回。血總無多。去年因勞碌著急。因而每日皆到。或一二次。或二三次。至今未愈。年登五十。從未生育。其體豐隆。素多氣惱。

按此症從前未斷經。乃鬱閉也。素問云。女子七七而天。天者。天癸衰。四十六歲。非當止之時。況體質素厚。又從未生育。則血富可知矣。豈反有先期而止之理乎。血閉久則熱。血閉久則污濁凝泣。不得運行。後因氣怒見傷。發動肝經。衝開血絡。不循故道。遂有淋漓不止之狀。乃肝火血熱。積而妄走也。如不信斯言。試問血色可知矣。初起時。色必有紫。有黑。有成塊。腰必痛。後則或鮮紅。或淡黃水。而成漏下病矣。此症久之不愈。或成崩決。或成膏淋。膏淋者。所解小便。漩面如油。光彩不定。漩即澄下凝如膏淋。或如綿絮。或如脂油。皆其所化之症也。俟現此症。另有治法。今將因前治法。條分於後。紫黑成塊。則用此方。

羚羊 蘇木 當歸 甘草 生地 川芎
 白芍 鬱金 澤蘭葉 引加紅槿條花枝同煎。食前服。

鮮血或淡黃水。則用此方。仍間日服金丹一丸。

當歸頭 白朮 丹參 阿膠 續斷 地榆
 白芍 熟地黃 杜仲 蘄艾 人參 寶珠山茶花七支

如未全止。則用胎產金丹一丸。用童便好酒和勻。空心服。
 畢覺州。濕熱下注。腳氣。

木瓜

牛膝

當歸

蒼朮

白朮

苡仁

萎蕤

防己

茯苓

草薺

楊梅核內仁

酒方

松葉

玉竹

蒼朮

歸尾

松節

苡仁

五茄皮

海桐皮

忍冬花

如服此藥後。間或小發作痛。則用蓖麻子仁。去殼一錢。蘇合香油末一錢。同搗勻。貼足心。其痛自止。往後不發則已。若再發。則用後方除根。腳氣發。必痛腫。用羊角燒灰存性。研細末。好酒調稀。敷痛處腫處。煖臥取汗。永不再發。

丁餘寶。胃中有濕痰。大便滑泄。酒後更甚。

大半夏

整者用八兩。礬水浸一宿。換清水洗五七次。晒乾。膽南星。

膽南星

川黃連

白豆蔻

廣皮

白朮

茯苓

甘草

苡仁

山藥

白茯苓

澤瀉

用葛花八兩煎濃。米糊同丸。綠豆大。每空心服一錢。臨臥二錢。用開水下。揚州張名眉。痰飲十餘年。每二三月。或四五月一發。發則人事糊塗。輪脈沉小無力。乃水衰火盛。腎氣不足。

熟地

山黃

陳皮

半夏

山藥

澤瀉

茯苓

丹皮

遠志

石菖蒲

江寧吳以善。左尺寸皆濡弱。關洪大有力。右寸關滑數。右尺軟小。少神。

按此症乃肺胃兩經有痰有火。心血不足。腎水不充。肝火有餘。助土為虐。以致濕熱過甚。而生痰涎。幸邪入胃腑。不過嘈雜。中宮土失健旺之令。不能速其傳送而已。若入肝肺臟竅。則有眩暈麻木木痺之症矣。將來飲食。

宜戒氣怒。勞碌宜慎。酒亦宜節。飲爲妙耳。

半夏

甘草

蒼朮

茯苓

白朮

厚朴

橘紅

膽星

沉香

天麻

薏仁

方既白丸方。手大指屬肺。手掌屬心。此二處肉顫。由心思火動。肺氣耗傷。

丹皮

丹參

天冬

麥冬

人參

茯苓

歸身

沙參

熟地

棗仁

生地

生甘草

貝母

柏子仁

泰州周漢極。去年正月。因急躁傷氣。以致飲食噎塞。起初入口則有之。繼食亦能下。近日則只能食粥。乾物不能

矣。然初入口。即薄粥亦嘔。從前之痰尚稠。近則皆涎沫矣。

診脈六部皆弱。而兩寸關兼澀。是中宮之痰滯使然。治法以和氣化痰爲主。

得食即吐。知爲火。停久而來。却是寒。久病胃虛。因不納。或緣氣逆與停痰。食填胃口。多生嘔。新穀如何得下關。

欲辨熱寒虛實候。大微遲數脈中參。今兩寸關瀆而弱。乃胃虛而有痰故。治法不敢急攻。徐則可知。

初診用四物加 延胡索

香附

鬱金

白蔻仁

廣皮

枇杷葉

復診得食仍嘔。而兩乳傍脹而且痛。乃痰滯豁而未行之故。大便燥結。

藥加五靈脂

生蒲黃

桃仁

又診瀆脈少退。痰滯稍行。胸膈之脹達。小便醬色。紫黑之物尙未下淨。

藥加蘇梗

枳實

又診右瀆脈全退。大解已見黑色。初食上焦仍脹。吐一口則愈。胃冷。身亦惡寒。不知饑餓。

藥減生地

赤芍

加砂仁

炮薑

又診。六脈虛而遲。凡飲食入胃。必脹而吐。吐出之物極冷。小腹亦脹。據此仍屬虛寒。前方服之。痰雖下而未盡。今天氣寒。背心怕冷而脹。

暫用理中湯加桂 理中湯去甘草

加紅花

千年健

川椒

天寧州賈鳳來。血症五日一次。計患病五十五日。吐血十一次。其來也。先三日左脇作脹。至期則夾窠皆脹。發申酉戌三時。余診其脈。左關弦數而結滯。問五十餘日。曾發寒熱否。曰。第一次有寒熱。一吐而解。予曰。此外感邪熱。客於少陽。留於募原。邪熱與衛氣相遇。夾血上行。故五日一次。如瘧之應期至也。以血症藥治之。故不應手。乃用小柴胡湯去半夏。

柴胡

黃芩

甘草

白芍

桃仁

茜梗

服四劑而愈。

朱姓。水邪射肺。喘急不得臥。前醫投以蘇子降氣罔效。投麥冬五味沙參增劇。蓋伊等初診。以為肺邪有餘。及不效。又見汗多。脈沉小。則認而為虛議補。不知汗多。乃因肺竅不利。陽不衛外。其沉小。正水飲之脈。乃用

葶蘆

桔梗

桑皮

膽星

一服而臥。調理半月全安。蓋諸人為脈所誤。而予之認定不疑者。亦即在右部寸脈也。

天場岔港趙姓婦人。年五十餘。因悲傷之後。頭腦拘緊。耳中蟬鳴。不聞人聲。其鳴高下。大小不齊。每一大鳴。則從腦後督脈經而起。病於乙酉八月起。至丙戌三月就診。從前服過芎、芷、細辛、菖蒲、橘、半、麝香不效。右關微弦。尚未大敗。左關虛微如毛。審是下焦真陰大虧。火無所戀。以至上炎。因用歸、芍、夏、枯、草、龜、板、地、黃、以養陰。山、黃、五、味、女、貞、以收斂肝氣。磁石、硃砂、吸心火以下歸於腎。一二服而頭目已清。越半月餘而症減八九。應對如故矣。乃照所服丸方。斟酌丸藥。令其回籍調理。

東鄉馮巷馮姓瓜州典鋪為生理。喉中如有小核。項下頤下皆脹。前醫投以香燥利氣之藥愈甚。予審其陰虛火

炎。以致氣結。乃用六味加歸、芍、龜膠、麥、味。及沉香些少。服二十餘劑而大減。照服丸料而痊。

姚紹箕三媳嚴氏。妊娠八月。耳底顫內作痛。項下頤下牽脹。十餘日不寢不食矣。予初診即留案云。風寒客於耳內。痛連顫項。因十日前未曾解表。留連至今。風化爲熱。氣滯血凝。耳底顫項。乃少陽陽明之界。當以疏風爲主。兼用活血風自滅之說。乃用羌活、獨活、柴胡、秦朮、川芎、當歸、香附、防風之藥。一服而平。然後知前投之地芍、梔、連。乃令寒凝而痛愈增也。

乙酉八月。應揚州西山林宅之招。病人號孝思。係時邪已十三日。初起發表。即投芩、連、梔、粉。繼以石膏。以致元府外閉。表邪內陷。身熱足痛。舌乾如鍋焦。舌強不圓。胸前至下午即脹不可忍。脈象左手三部皆供弦而數。右三部亦然。但洪大之中。有結滯緊癢之狀。乃爲前大劑石膏所逼逼也。附錄方案足痛。肌膚燥。微喘。表未解也。舌枯口乾。胃爲心肺之徵。邪熱內陷也。胸滿脹。痰滯結氣不消。陽明之裏症也。三者以存津液爲急。經云。開腠理則津液通。解表以提出內陷之邪。尤爲急中之急。又恐轉手不及。兼用前人充拓胃陰之說。尤爲清痰導氣。方用。

葛根

柴胡

秦朮

小生地

知母

廣皮

枳殼

大貝

黃芩

生草

服後汗出。照方加

香附

厚朴

桔梗

下午胸前脹悶。因用草果廣皮以探吐。乃嘔去痰涎宿食多許。其時汗更多。是夜輾轉不安。至早身涼。調理半月而安。

黃澹翁醫案卷二

黃述寧澹翁著

無錫周鎮小農別署伯華訂正
浙江杭州桂良傳重校並句讀

錢朴齋失血嘔吐服甘寒之藥而效月餘復吐診脈右寸洪滑餘俱沉弦所食者少而所吐者多症屬有寒有熱初用旋覆代赭湯加竹瀝不效繼用二陳加木香沉香不效湯飲不留半月遍身皆冷六脈沉陷夜半汗出欲脫細思寒痰痼結中下二焦非辛溫不通因用

吳黃

沉香

丁香

砂仁

薏仁

廣皮

木香

鬱金

乳香

作丸以乾薑湯送之

至次日腹中微響手足或溫而旋冷三四日腹中大響飲食半納調理半月而安

李六稼患二便不通四五日胸痛手不可近湯水不入又五六日呃逆不止氣促擡肩症由痰涎夾氣閉塞中焦肅清之令不降諸藥或以參朮理虛或以芒硝通下或以桂附引納腎氣卒皆不效至半月後症已九死一生所幸當門之藥未投因立案云痰氣壅塞中焦致使肅清之令不得下降經云病在下取諸上不治上中二焦雖日事疏濬無益也方用

旋覆花

代赭石

沉香

陳皮

苦桔梗

葶藶子

廣木香

引加刀豆子

次日呃逆大減小便即通但粘痰每夜三四碗胸痛不除因更以前湯送牛黃丸三服後痰呃喘皆止飲食自進又五六日大便自通調理月餘而安

吳立夫貧人也患時邪四五日寸關皆沉手足逆冷舌堆厚胎腹大而痛起臥不寧雖診脈時片刻亦不自持而

人事甚清。乃陰燥也。以達原飲去苓。加桂枝炮薑。一服而脈出肢溫。三服而脈大。始復發熱。待其壯熱。復用小柴胡全方。一服而平。詢其初起之時。前醫已用涼劑。症乃因藥制成。時邪瘟疫之中。本無陰症也。

仁和布鞵妹姓陳。寡居。夏日患剛症。頭足反張。口噤不語。身涼無汗。脈沉。其口當未噤時。曾言身痛異常。至此刻並無聲音。只輾轉床第而已。因用仲景葛根湯古方治之。一服能語言。次服汗出脈出。仲景之法。應如桴鼓。而世人每忽之。

儀徵南門外金月之。其人素患淋症。因小便不通。起臥輾轉。數日後。小便全閉。間有涓滴微通。即週身寒戰。四肢逆冷。六脈皆伏。諸醫皆謂體質素虛。兼主膀胱不化之說。連投補中益氣湯。人參加至七錢。予甫到榻前診脈。後即問其人曰。胸膈飽悶乎。曰然。因遍告其親友曰。症係厥陰少陰伏寒。投以補劑。寒未去而膈先滿。三焦皆閉矣。若不急於溫散。兼用消導。將來或為結胸。或為二瘕。至於疝氣囊癰。尙其禍之小者也。方用肉桂。元胡。山查。枳殼。青皮。陳皮。通草。澤瀉。諸醫聚訟。延至初八日深晚。同道中有起而置辨者曰。因寒。何以遇小便微通。而病即來。兩症似不連貫。我等均主虛淋。予應之曰。內經論厥。皆主於肝。又曰。肝主疏泄。腎主閉藏。今小便微通。即便發厥。乃肝家伏邪。因疏洩而觸動。與衛氣相爭。微汗而解。與陰之瘧。同一理也。晚始進前藥。至二鼓。小便微通。稍覺寒厥至四鼓。小便大通。而厥去矣。但因向來出汗過多。正氣虛弱。而數日前。參芪疊進。壅塞胃口。舌色深黃。此時攻補兩難。乃用十味溫膽湯去五味子。加鬱金元胡。左脇堅硬始化。而腎囊紅腫。延及至莖。予初切囑外科。只宜調養胃氣為主。

周婦人。產後月餘。感寒。頭痛身痛皆備。投以羌獨芎蘇。三服。除前症不解。反增嘔吐。呃逆。錯語神昏。細審之曰。太陽病。服太陽藥不效。必有故。詢牀側老嫗曰。生養時去血過多乎。曰然。連日尙有血下乎。曰從前已淨。連日復下些許。因立案云。汗因血奪。寒氣無從洩越。非養血。則脈之瀟弱者不旺。非辛溫。則血之凝泣者不流。因用羌蘇。陳。半。乾薑。當歸。一服。汗如注而解。

曹婦產後。左脇硬脹。濁氣上冲。疲喘氣急。九日不得平臥。漸至腹大如鼓。四肢浮腫。前服過補劑。繼用攻伐降氣。漸至昏沉。用回生丹一丸。分作四服。以沉香膽星湯下。連下六七十次。諸症悉平。

陳家集林舒言令弟上國之內。產後重恙。招往診病。因產後惡露未盡。生男數日而殤。以致氣逆惡留。腹大如孕。手肢青腫。飲食不進。終夜坐起。煩躁不寧。小便不通。數日前。糖糞一二遍。諸醫有慮其脾泄。用四君五苓。加土炒當歸不效。因立案云。產後。污敗不行。始於衝任。流於隧道。以致脇痛肢腫。冲胃阻食。所喜未傷心肺。尙屬可治。方用鬱金。延胡。歸尾。沉香。澤蘭。香附。砂仁。和入回生丹。連進二服。燈後二便俱通。左脇脹痛消軟。調理五日而安。

李書彝令正。患小便不通。投入正散不效。詢知頭痛鼻塞。因用前胡。防風。半夏。細辛之劑不效。午刻復召。診其脈。左寸關沉弦而細。右寸微洪。及驗舌。色白如粉刺。始知厥陰家寒與氣凝。而昨昔之製軍。尙欠斟酌也。方用乾薑。吳萸。桂枝。細辛。鬱金。元胡。通草。麝香。沉香。雖夜間稍通。而腹大氣逆。嘔吐惡心。輾轉煩躁。舉室驚慌。次早診其脈。右寸浮洪而數。左寸關沉細如無。因以左金丸服之。嘔止。因連進二錢四分。至晚通利如注。

楊姓婦人。感冒時邪。適當經到。去血甚多。血沒於初。七日服他醫之藥。自頂至足。大汗淋漓。神昏譫語。直視搖頭。肉瞶筋惕。予按經水當期而到。因客熱動血。大損其榮。與不當期而到。及方到而忽止。列於血室條者。大有間別。其客邪混於三焦者。固已隨血而去。乃因榮液虧虛。陰陽未復。此時若給以漿粥。兼進和榮養血之劑。一二日可愈。醫者不察。仍用時邪通套之劑。以致汗出不止。復傷其衛。內經謂血奪忌汗之是矣。乃投以棗仁三錢。佐以麥冬。五味。遠志。歸地之品。二服人事俱清。瞶惕皆止。詢其年三十六歲。幸體強血富。而獲效耳。

侍御蔣和凝五入胸痺已三十年矣。近復大便不暢。左關尤見枯澹。病因精虧血少。不能養肝。厥陰不可洩之職。木邪賊土。而轉之機不靈。似此當以溫和養肝。調氣潤燥。皆爲切務。又按寸口亦甚枯澹。高源之水。不潤燥金。日久恐防臟結之患。宜用丸方。

山黃

菴蓉

麥冬

人參

陳皮

當歸

瓜蒌皮

沉香

山藥

木瓜

牛膝

薤白葉

北五味

玉竹膏丸

吳黃疸症。初服茵陳、蒼朮、赤苓、木通不效。改服茵陳、梔子、大黃湯。大小便通。目珠不變。詢其自病以來無汗。因照

原方去大黃。用茵陳、香薷、白朮、黃芩、山梔、木通。加葱白二寸。桂枝六分。三服而目珠淨白。黃色大減。此症始於

風寒襲於肌表。初時經手之人。未曾解表。以致邪熱留於經脈。故得桂枝、葱白、榮衛一和即解。

刑部左侍郎錢為城公。下消症。醫案腎虛不攝。自應溫扶。但現在六脈浮洪。畢竟陽旺於陰。恐精耗肉削。漸成損

弱。右寸關皆空軟。左尺猶覺衰微。司氣之官。未免失守。以致疏洩多而閉藏少。亦氣化之使然。以益氣養陰。兼

靜攝為主。

人參

麥冬

五味

沙參

遠志

白朮

龜板

黃芪

杏仁

蠶繭為引

丸方人參

黃芪

地黃

龜膠

麥冬

山黃

黃牛角尖

菟絲餅

當歸

白芍

益智

於朮

北五味

桑螵蛸

常州原任太平縣徐公葺培令郎醫案。凡人之所以無病者。皆恃此氣之流行轉運。故內經云。大氣一轉。敗劣乃

去。今少老爺積聚多年。由小而大。由少而多。皆從此氣之凝聚而起。其受病之地。本在肝脾。日久則陽亢於陰。

心痰凝於肺。真氣虧弱。一任痰火轉旋。不能主持。而眩暈之症作矣。非真脫也。但恐將來脾泄。日久腹大。積堅

變成鼓症。便不可治。佚方。

顏豐濯之媳。經閉六十餘日。慮其有振。以燒酒定粉（即鉛粉）下之。其人素有痰症。多年不發。自服酒粉後。便

覺腹中微痛。痛漸甚。三日後。夜間忽然暈厥。牙關緊閉。口有痰涎。手足攣攣。三更後。求救於予。令其覓蘇合香丸投之。詎料齒關不開。咽喉亦閉。主人云。明知其不可奉。煩卜其脈之遲早耳。乃至榻前。手屈而強。已難於診脈。而診脈三至。筋一惕。脈五至。而筋或四五惕。或五六惕。予乘其不惕之時。參知脈狀。淨洪滑數。正知此厥也。非絕也。氣達則生。氣閉則死。若不加人力。則待斃而已。出至前廳。語主人曰。此症已預辦送終。可容我一醫治否。主云。其如不能下咽。乃笑應之曰。我有下咽之藥。乃用牛黃一分。沉香二分。黃連一錢。猪牙皂角。青黛。各三分。乾薑五分。乃以小匙投之入口。即大噎。後下咽數口。復以皂角未投之。連噎數聲。呼聲繼至。主人謂予。有回生之功。予曰。未也。鉛粉之毒未除。人事未醒。非用大下之法。必將復變。乃進小承氣湯加膽星。竹瀝之藥。人事稍明。自言腹中大痛。連進滾痰丸三日。下白物如油灰者。而人事大清矣。時有與化之行。乃留以歸。芍。棗。志。麩。薑。貝。之方。調理數日而安。

蔣姓婦人。產後污濁不行。又因氣鬱相觸。臍上人骨下。大如兩拳。按之堅如石。四圍充滿。較之十月懷胎者而倍大。蓋懷孕只腹大。而胸口不高。諸醫以調氣活血之藥。投之不效。因用回生丹四丸。一丸分作三服。當其肺氣喘逆。則配以疏肺之藥。肝氣沖逆。則兼用伐肝之品。三日後。胸前之堅者軟。少腹及兩脇之膨者亦消。其人始能起坐。猶以似八月懷胎之腹。忽添心慌意亂。汗出脈軟。惡露少下。而大便無度。只得暫停攻伐。以八珍加沉香。木香。固其正。三五日後。神氣稍旺。又復以通逐而小其劑。初時只有濁物從二便出。至此始得濁氣流通。漸消如三月之腹。又忽添少腹虛痛。小便不禁。竟似胞門大開之象。非峻補無以收功。又恐腹中餘剩之堅。得補而固。甚為棘手。因與家傳胎產金丹十丸贈之。令其每日服半丸。以黃絲綿湯送之。越半月。而神旺腹消。洩便如常矣。

有某姓氏。患心漏二十年。當胸數竅出血。屢訪名醫。皆云不治。後形神枯瘁。又疾苦腰。行則僂僂。韓子溫授以後方。服之月餘。腰屈復伸。小漏亦愈。且精神倍增。後有吏吳汝弼亦患是疾。服此亦愈。莫知其所以然。